

国运拐点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浩浩乾坤，英雄辈出；数千年往事，谁主沉浮？
透视中西交锋的关键节点，剖析大国兴衰的历史玄机。

王龙 著

王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著名作家、学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倾情作序

著名学者、南京大学教授
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资深出版人、《小说界》主编
著名评论家、茅盾文学奖评委

高 华
袁山山
王宗仁
魏心宏
何开四

联袂推荐

军旅作家王龙横看中西 再次出击
对比中西精英之路 破解历史深层玄机

国运拐点

王龙著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运拐点：中西精英大对决 / 王龙著. — 北京：
华文出版社，2011.10

ISBN 978-7-5075-3584-6

I. ①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世界
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9563号

国运拐点：中西精英大对决

作 者：王 龙

责任编辑：姜艳艳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邮箱：angeljiang1985@yahoo.com.cn

电 话：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7 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191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5×235 1/16

印 张：18.25

字 数：245 千

版 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3584-6

定 价：3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序：青史凭谁定是非

张 鸣

通俗历史的书写，近几年有一个小热潮。操此事者，多半是业外人士，比如当年明月是海关职员，赫连勃勃大王是证券界的人，十年砍柴则是媒体人。以写中外人物比较闻名的王龙，则是一位军界的作家。如果再加上在我看来很有些专业水准的吴思和张宏杰等翘楚，这个队伍的势力就更加雄壮。不消说，他们的写作，专业的历史学家是看不上眼的。每每提及，便一脸的不屑。但是，这些人的作品却很受读者的喜欢，连一些学历史的大学生，闲来无事也会找些这样的作品消遣，尽管一不留神，让老师看见了，会挨骂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历史界的专业人士，还没有一个写出来的东西，能这样地走俏。这些业余的历史书写作者，固然玩史料玩不过专业人士，看的材料也远不及专业人士那么多，但要讲文笔的流畅生动，写作时的无遮无拦、自由奔放，专业人士却无人能及。

说起来，我也算半个专业人士，有时候，也混在历史学家圈子里谈天论地，心情好的时候，也会参加一两个历史学的讨论会，跟人家捣捣乱、起起哄。但是，我却对这样业余的写作表示欣赏。说轻点，他们的作品至少给了读者某种快感，激发了读者进一步探索历史的兴

趣。说重点，他们中有些人的写作，还是蛮有思想的，历史的书写，无非是思想的媒介。而这样的思想，恰是我们专业人士非常缺乏的。

这些年混在专业历史圈子里，读了不少国内名家的学术文章，读到最后，兴味索然，恨不得放弃历史，去拉板车。通过读某些名家的专业论文，终于明白了为何如此有趣的历史，很多中学生居然不乐意学，原来他们的老师都是这些名家的徒子徒孙，按照一个框子教出来的。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和嘴里，变成了抽象干巴的观念，变成了某种政治理念的解说词。而这样的解说词，居然一点文采也没有。在这样的名家之外，就是另外一些满嘴洋名词的新锐名家，文章里的史料，不是飘飘忽忽，就是面目可疑，即便如此，史料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，人家的洋理论，才是文章的重点。可惜，这样的洋理论，读者连读都读不下来，在慨叹高深之余，只好束之高阁。一言以蔽之，专业的研究，没有思想，或者也许有思想，但我们看不出来。

历史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象牙塔的学问，尽管某些东西硬搬到象牙塔里，其实就是杂货店里的过期烧饼。显然，这样的烧饼是无人问津的。所以，我喜欢这些业余人士，喜欢他们的荒诞不经，喜欢他们出格的论断，喜欢他们恣肆汪洋的文笔。本书的作者王龙，就是我喜欢的一个。

跟王龙相识，是因为一次《看历史》杂志组织的会。《看历史》杂志集聚了一堆非专业的历史书写作者，我也混在里面，时不时写一点无稽之谈。这个杂志组织的会，当然都是“乌合之众”。在会上，我见到了王龙，一个早在网络上有过交往的作者。见了他之后，发现他原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，虽然从他那奔放而婉转的文笔，早就断定他不是个中年人。

这些年，王龙写了不少中外人物比较的文字，在这方面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但却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。说到比较，我总会想起钱锺书先生说过的，谁跟我谈比较文学，我就会拿出铅笔刀来。学贯中西的钱默存先生，对比较文学如此愤愤，由此推论，历史

的比较也不容易。但是，王龙的作品，我从来没从比较的角度来看。纪晓岚和狄德罗，苏格拉底和商鞅，瞿秋白和托马斯·潘恩、涅恰耶夫，李自成和克伦威尔，他们有可比性吗？比较当然也无可无不可。但是，我发现王龙的比较，其实不是真正在类比，而是营造一个人物描述的氛围、一个切入的角度，通过这样的氛围和角度，他在所书写的人物身上，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。读过王龙笔下的人物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描写，的确很符合年轻读者的口味，相信每个读过王龙笔下人物的人，都会有所兴趣。是否欣然忘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会有所会意。

王龙是个军人，文笔有着军人的明快、军人的简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背后，都有他读过的一堆书。这年头，当个作家容易，但当个读书的作家却有点难度。王龙和他们一群年轻的伙伴，在历史的菜园子里耕种、收获，他们代表着通俗历史写作的趋势和未來。但愿他们越走越好。

奉命作序，写完之后，发现不像序，倒像读后感，那就算读后感吧。

目录

序：青史凭谁定是非 张鸣

权欲映射下的国运

——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的区别

一 权位如同照妖镜 /003

乾隆和臣工们的双簧戏

“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”

嘉庆：“嗣皇帝”还是“侍皇帝”？

二 一个留下烂摊子，一个创立好制度 /016

老人当国的恶果

比政府还重要的“美国之父”

三 与宪政方向背道而驰的天朝 /024

“华盛顿神话”在大清的际遇

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

“选举告终之时，即暴政开始之日”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目录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千古英雄帝王梦

——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千秋功罪

一 英雄与小丑，只有一步之遥 /042

1644：李自成与克伦威尔的幸运年

李自成最后的悲壮

瞧，弑君者的下场！

二 鲜花与粪土同在 /053

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“道德模范”

是野心家，还是大英雄？

三 英国播出龙种，中国收获跳蚤 /058

“两把金水壶”的理想

他拒绝当国王，却创立新国家

四 谁是真正的革命者？ /065

“他甚至在猛击你肋骨的时候，

还会悲泣和忏悔”

农民军战士眼中的“老掌柜”

看谁玩转“帝王术”

五 中国人的病根在于没有信仰 /076

一个为生存而战斗，一个为发展而革命

高唱圣歌冲向敌阵的清教徒

黄金收买的革命最不可靠

目录

笔尖下的自由

——从纪晓岚和狄德罗看中西知识分子差异

一 从余秋雨的悲叹说起 /089

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？

一边是专制工具，一边是启蒙号角

二 利剑高悬下的编书人 /097

“放弃这部著作，就等于从阵地上掉头逃跑”

满纸辛酸泪

三 纪晓岚何以成为“纵欲狂”？ /106

一代文宗甚至不如倡优

真实的纪晓岚

文人是怎样出卖灵魂的

四 狄德罗的预言并未过时 /120

现实的逻辑

“颂圣文化”何时休

狄德罗为何能超越纪晓岚？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目 录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做狐狸，还是做刺猬？

——从苏格拉底和商鞅的生死看中西文化 DNA 的差异

一 一边是从容赴死的苏格拉底，

一边是慌不择路的商鞅 /136

苏格拉底故意激怒陪审团

马虻被激怒的巨牛扫荡而死

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中的“圣人”商鞅
是“革命烈士”，还是替罪羔羊？

二 一位是逃避世俗的哲人，

一位是追求功名的贵族 /154

“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，

那我早就没命了”

殉道者的人格榜样

一枚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

三 一位是不畏强权的斗士，

一位是君主门下的家奴 /165

只向真理低头，不向暴政弯腰

“为了政治，为了民众，我必须打压你！”

为专制君主鸣锣开道

商鞅播下独裁专制的恶性肿瘤

四 一位是引领人类的先哲，

一位是专制愚民的鼻祖 /185

目录

雅典的良心

从电影《英雄》的“天下观”说起
相同的死亡，不同的遗产

五 一边是民主觉醒的黎明，

一边是压制人性的长夜 /197

奴隶的国家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奇迹
谁的天空，成全了谁的梦？

被抛弃的革命者

——三个世界的黑白英雄

一 托马斯·潘恩：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 革命者 /207

现实版的“动物农场”
从座上宾到阶下囚
他成了祖国的弃儿

二 瞿秋白：舍其事而成其心的革命者 /220

“位非得其所，才未尽其用”
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
去留心绪都嫌重
瞿秋白：应不应走、愿不愿走、能不能走
瞿秋白留在苏区的真相
“请勿撕破我的历史”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目 录

中西精英大对决

国运拐点

惊世骇俗的“自白书”

说着鬼话去做人

文人政治家的悲剧

他们都是蒙难的圣徒

三 涅恰耶夫：不择手段的革命家 /258

革命家成了杀人犯

圣徒抑或恶魔？

革命为何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？

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不归之路

“我们等待保护自己的英雄”

后 记 /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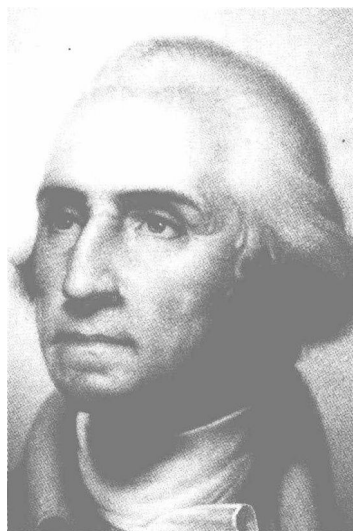
权欲映射下的国运

——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的区别



乾隆 (1711 ~ 1799)

VS



华盛顿 (1732 ~ 1799)

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，乾隆是中国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开国之父。他们的权力交接几乎同时进行，他俩又相继去世。潮起潮落，生死轮回，在不同的时空中，他们居然达成某种如影随形的惊人默契。但权力这块坚硬无情的试金石，无疑是磨砺千古英豪的最佳手段。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权力的态度，不仅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思维和制度设计，更如同一面特殊的放大镜，深刻地照射出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国运沉浮。

● 权位如同照妖镜

公元 1796 年，世界历史热闹非凡，好戏连台。这一年在全球范围内，可以说是政权更迭、重新洗牌的风雷激荡之年，也可以说是“全球换届年”。

在庞大的俄罗斯帝国，曾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猝死于皇村（今普希金市），其子保罗一世继承了皇位。

在保王党的武装叛乱被镇压下去的法国，硝烟刚刚散尽。法国共和政府成立执政团，二十六岁的拿破仑·波拿巴作为在平定叛乱中一鸣惊人的大英雄，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，后来大败反法同盟，出尽风头。

在遥远的波斯，历经混战后阿伽自立为波斯沙，定都德黑兰。

……

这一年，如同 2011 年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引发的全球政治大地震，到处是改天换地的乱局、变局、迷局。然而，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，在所有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权兴替中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两个人的权力交接，那就是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。

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，乾隆是中国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开国之父。潮起潮落，生死轮回，在不同的时空中，他们居然达成某种如影随形的惊人默契。但权力这块坚硬无情的试金石，无疑是磨砺千古英豪的最佳手段。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权力的态度，不仅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思维和制度设计，更如同同一面特殊的放大镜，深刻地照射出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国运沉浮。

◎ 乾隆和臣工们的双簧戏

1796年2月9日，大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。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，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即将在紫禁城举行。

天刚蒙蒙亮，庄严肃穆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恢弘的紫禁城。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们面容肃整，早早地排班列队进入皇城。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，大殿前的广场上官员们按照文东武西的原则，分班肃立。暹罗、安南、朝鲜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，场面壮观庄严。

在王公大臣们目不转睛地注视之下，八十六岁高龄的乾隆手捧“皇帝之宝”国玺，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颋琰。颋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。从这一刻起，乾隆成为“太上皇”，三十七岁的颋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。

紫禁城的钟声缓缓响起，朝廷恩赏天下臣民，帝国子民们欢呼雀跃。

这是大清朝唯一的禅位仪式，也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史上最后一次禅让。没有人怀疑，大清朝进入崭新的嘉庆时代了。在危机四伏的宫廷斗争中，战战兢兢蛰伏已久的颋琰，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作为皇子的他，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突出的优点，最大的优点是没什么突出的缺点。他的母亲魏佳氏在宫中的地位不高，自己的排行又很靠后，因此继承皇位的优势原本并不突出。乾隆思虑再三，勉

强选择了这个平庸的皇子作为继承人。颧琰是中国历史上做太子时间较长的一位，长达二十二年之久。从成为太子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，在这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，任何一步稍有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。而中国历朝历代，太子一旦失势必然被彻底放逐，下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。颧琰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如何小心翼翼、胆战心惊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。

而皇帝一旦传位于太子，就意味着所有的荣誉、威严甚至安全感，都要递交到新君手中。没有了权力，意味着繁华的大幕就要拉上，盛宴的狂欢之后只能独品无尽的凄凉。所以，中国封建帝王都实行终身制，没有谁是自愿交出政权、心甘情愿退位的。不到蹬腿去见阎王爷的那一天，谁也不会撒手。其中的生死博弈、名利纠缠，染红了多少血淋淋的帝王家谱、昭示了多少宫廷阴谋。

乾隆虽然自诩为“十全老人”，但在皇权的致命诱惑前，同样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煎熬。

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，公历1795年10月15日。在圆明园勤政殿，乾隆帝当众开启了密封二十二年的锦匣，取出发黄的上谕，宣布永琰为皇太子，改名颧琰，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。颧琰叩头谢恩，表示谨遵圣谕，修身历练，以期不负重托。紧接着，乾隆帝又宣布了更重大的决定：以明年为嘉庆元年，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，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。在统治中国六十年后，乾隆皇帝亲自宣布他的时代即将结束，这样惊人的巨变实在出人意料。

颧琰不能不出面表明态度了。

他声明接受太子的地位，但坚辞明年改元归政的安排。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方面年纪还轻（当时他已经三十六岁，以当时的人均寿命来算，绝对已是高龄“中年”）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年虽然自己一直刻苦用功，但还是感觉学识有限，至于阅历则更少，无论哪方面都还不足以独断朝纲。所以，他愿意“谨当备位储宫，朝夕侍膳问安之暇，得以禀受至教，勉自策励”，再跟着皇帝实习政事。即使父皇一定要归政，